



自始至终的**神秘与诡谲**，一貫到底的**恐怖与悬疑**，推理与互动之中，暗含智性的光芒。恐怖与悬疑**画皮与本真**，阴谋与智性

TANGMEN CRAFTY

唐人诡

漫听雷◎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唐门诡

漫听雷◎著

TANGMEN CRAFTY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门诡/漫听雷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7.9

ISBN 978-7-80755-138-6

I.唐… II.漫…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4391 号

唐门诡

作 者:漫听雷

策 划:张国岚 李 爽

责任编辑:李 爽 hsls999@163.com

责任校对:张亚鹏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050061

网上书店:<http://www.hspul.com/ecity>

邮购热线:0311-88643242

销售热线:0311-88643227/3228/3229

传 真:0311-88643225

E-mail: hspul@163.com

印 刷: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10×1000 毫米 1/16

字 数:200 千字 印张:17

版 次: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55-138-6

定 价: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录

CONTENTS



楔子	1	十八 飞来幽灵	76
一 鬼打墙	2	十九 破冰寻妖	80
二 凉台还愿	8	二十 二请胡半仙	84
三 鬼赶集	12	二十一 陕西来信	88
四 白皮子夜话(上)	16	二十二 人头换相	92
五 白皮子夜话(下)	20	二十三 芽儿	96
六 打卦	25	二十四 取道普救寺	101
七 问医	29	二十五 回家	105
八 闹鬼	33	二十六 暗室	110
九 跳神	37	二十七 蛤蟆斗气	114
十 造化	41	二十八 真假唐糊迷	118
十一 黑影	46	二十九 未名宝物	122
十二 怪物	50	三十 一本糊涂账	126
十三 墨竹图	54	三十一 铁子复活	130
十四 陌生人	59	三十二 香花石	135
十五 鼻烟壶	63	三十三 黑白双煞	140
十六 王丁焕	68	三十四 锅生荷花	144
十七 闲话王丁焕	72	三十五 行走的荷花	148

目录

CONTENTS

三十六	冲喜	152	五十四	深洞	227
三十七	婚夜尸首	156	五十五	刘奎	231
三十八	鬼哭丧	160	五十六	斩杀信鸽	236
三十九	斩杀木头人	164	五十七	唐梅	240
四十	逢鸦必哑	169	五十八	人皮灯笼	244
四十一	喜坟	173	五十九	铁履桃	248
四十二	火狐	177	六十	魏老妈子	253
四十三	“富”字唐宅	181	六十一	红彤彤一片	257
四十四	鬼剃头	185	六十二	并非结局	261
四十五	第六十四张牌位	189			
四十六	卧雪	193			
四十七	醍醐灌顶	197			
四十八	丁四人府	201			
四十九	隐形字	205			
五十	信鸽	209			
五十一	一首词	213			
五十二	二访暗室	218			
五十三	摆拼牌位	223			

唐
门
诡

楔 子

原本清晰的面孔,突然间模糊了轮廓。
无数黑色的影子,伴随着昏暗的灯盏飘忽前行。
黑暗中瞪大的眼睛,在奋力搜寻着每一丝可能的光明……



一 鬼打墙

山东高密，一个真实的地方。

给孩子起一个妖魔鬼怪奈何不得、百毒不侵的名字，确实要费一番精力，“糊迷”便是其中之一。“糊迷”本姓唐，那名字自然就是“唐糊迷”了。

唐糊迷是有名的穷神，怎么说都不过分；而以“穷神”著称，必有其非同凡响之处。

提起唐家，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是方圆百里响当当的财主，它的闻名不只源于它的富有，更源于它的败落。自从唐家老爷过世起，唐府就如同熏染瘟疫的鸡窝，隔三差五地死人，不足半年工夫，一家老老少少就死得仅剩唐糊迷一个。或许是上苍有眼，总算没有让唐家绝后。家里的用人见此光景害怕得四处逃窜，各奔西东，只有丫环紫嫣与魏老妈子留了下来。

那情景甬提了，一个字：惨！

好在唐府属于行善积德之家，口碑、人缘很好，左邻右舍前街后院的都过来帮忙，若不然，恐怕连个发丧的人也没有了。

顷刻之间的家破人亡，让十七岁的唐糊迷哭得死去活来，但慢慢地他似乎习惯了，习惯了守灵、殓棺、发丧、哭坟、烧纸、焚香，仿佛那是他分内的活儿。送走一个亡灵，然后再迎来一具新尸，如是者七，总算刹住了板儿，留给唐糊迷一个喘息的机会。

等一切忙毕，映入眼帘的唐府宅第，当然惨不忍睹：秋风飒飒，屋宇萧



索，冥币遍地，纸灰飞旋。白色的招魂幡一杆杆矗立于院里院外，白茫茫的一片……

回头看看紫嫣与魏老妈子，唐糊迷鼻子一酸，泪作飞瀑。紫嫣折腾得面色憔悴，弱不禁风，而魏老妈子则满头白发，形容枯槁。三人抱在一起，号啕大哭一通，差些昏死过去。

末了，唐糊迷牙一咬，心一横，发话了：“紫嫣，魏嬷嬷，唐家已到这等境地，也不要太过伤心。人嘛，死了死了，一了百了，即便不是命，也得认命，谁让我唐糊迷摊上天塌地陷呢！半年来，你俩跟着我遭罪不少，家中金银细软你们想要什么尽管拿。如此，大家各奔前程，逃命去吧！”

“少爷！”魏老妈子“扑通”跪倒在唐糊迷面前，渐渐平息的哭声重新发作起来，鼻涕一把泪一把，几难成声，“我魏老婆子……十年前流落异乡，是唐府收留了我。唐家待我不薄，始终没有拿我当下人，我感激……不尽。今日……唐门遭此不幸，我若甩手而去，岂不为人耻笑，再者，我良心何忍？我老婆子今岁五十有五……已是黄土埋顶之人，无家可归，如若少爷不弃，老奴愿为唐府拼却一条老命，前前后后……虔心伺候少爷。”

唐糊迷尚未开口呢，丫环紫嫣也跪下去，跟着啾啾呀呀起来：“少爷，我是唐家买来的丫头，直至今日尚且……不知家在何方。眼下少爷逼撵，岂不是……要奴婢流落街头，葬身虎口吗？小奴死难从命！”

望着眼前可怜兮兮的一老一少，唐糊迷心里犯起嘀咕：是啊，多年来，她们风风雨雨为唐家操劳，末了，求一檐茅草安身立命也不为过，何况，她们所求的并非金钱银两啊！

正犹豫间，魏老妈子又开口道：“少爷，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一粒豆万斛子，一本支百世长’，唐府虽深陷不幸，但薪火相传，总会有人丁兴旺之日的。”

“是啊，少爷。”紫嫣附和道，“唐家理当中兴，少爷怎能袖手？”

“我魏老婆子恳请少爷暂且收留老奴与紫嫣姑娘，如少爷放心，老奴与紫嫣愿为唐府操持家业。”

出家人笑曰“世事于我皆浮云”，瞬间的人世沧桑让唐糊迷亦有了读破红尘之感，心灰意冷的他本想舍弃这份家业皈依空门，怎奈面对两个泪眼凄迷的弱女子，他起了恻隐之心，来了凡俗之念，改变了主意。

死马权当活马医吧，想到这儿，他伸出双手把魏老妈子与紫嫣搀扶起来：“既然如此，家业就烦劳你们了，还需要添置什么，你俩商量着办吧。”

“谢过少爷，相信唐家会东山再起的。少爷，家什没什么要添置的，眼下应当雇名熟练的账房先生，另外找七八个年轻力壮的长工。”魏老妈子抹一把泪水，拥着怀里的紫嫣说道。

“唐家就是你们的家，尽情放开手脚大胆干吧。我累了，想休息一下。”

的确，唐糊迷太累了！

家业交付给魏老妈子与紫嫣，唐糊迷很是放心。所谓水火见真情，唐府遭逢厄运的时候，她俩忙里忙外，抛头露面，大大小小的事儿，倒也理得井井有条，滴水不漏。如今，府中重新请了一名账房先生，雇了八个年轻的伙计，一切慢慢恢复如往昔。

唐老爷在世之时，府中开设私塾，请县里有名的田方太为先生。唐老爷是开明人物，为人宽厚，像丫环紫嫣、魏老妈子等下人，空暇之时也可以到私塾里读读书，习两字儿。而今，私塾是开不了了，田方太一年前突然人间蒸发一样，连个招呼不打，一下杳无踪影。再者说，眼下这光景，要让唐糊迷安心读书，也是枉然。原先，唐糊迷上午读书，下午跟镇上的镖师学两招拳脚，舞枪弄棒的，眼下，这功夫也撂下了。

唐糊迷太累了，吃喝之外，整日卧炕昏睡，府内诸事不闻不问，仿佛一切与之无关。

这日，用罢午餐，唐糊迷往炕上一躺，顺手扯过被子往身上一拉，又要倒头大睡，被敲门而入的魏老妈子喊住了。

“少爷。”魏老妈子站到炕前，“明天是去诸城县凉台寺庙还愿的日子，该捎带的东西都已准备妥当，请问少爷还有什么吩咐？”

“又一月了？光阴真快啊。”唐糊迷感觉才三五日的样子。

“是的，少爷。”

“好吧，我睡觉死，明早鸡叫头遍的时候喊我一声，免得耽搁。”

“老奴知道了。还有，紫嫣要我告诉少爷一声，这段日子，账房的账目孙先生业已整理完毕，请少爷抽空前去过过目。”

“还愿回来吧，我会去账房查看的。”

第二天鸡叫头遍的时候，唐糊迷被叫醒了。天色依然黑黑的，差不多还要一个时辰才能天亮。

府上包括魏老妈子、紫嫣、账房先生及八个伙计在内的十一人，全部立于院中，恭候唐糊迷。礼品早已装上推车，四个伙计衣着一新，等待出发。

唐糊迷从紫嫣手中接过礼单，映着灯笼草草看一眼，揣进怀里。

“天寒路远，伙计们也不容易，我看，这推车就免了吧，我一人去得了。”唐糊迷对魏老妈子说。

“少爷，这些都是按老爷在世时的规矩办的。老爷生前好脸面，爱排场，以前还愿，往往坐八抬大轿，前呼后拥去三十多号人呢；唐府虽今不如前，但那豪气还是要有的。更何况，也算给寺庙里老方丈的脸上增光，让他高兴不是？老奴安排得已是节俭，倘少爷单人独马而去，恐为人鄙薄。”

“是啊，少爷，气派还是要有的。”紫嫣一旁苦苦相劝，“黑灯瞎火的，少爷一人带这么多财物，我们怎能放心呐？”

伙计们挺不错，都说不怕天寒路远，执意与少爷一同前往。

大家所言甚是，唐糊迷不再争执，与四名伙计用罢早饭，匆匆上路了。

黎明前的黑暗总是格外的幽深，黑魆魆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天上的月亮不知哪里去了，一颗星星也不见，偶尔的一声鸡啼，引得东南西北的鸡跟着起哄，长长短短、高高低低地乱叫起来。

两个伙计头前打着灯笼，两个伙计殿后推着车子，唐糊迷骑马夹在他们四人中间，一路急急而行。寒冷的北风不时钻进脖领里，唐糊迷冻得打了个激灵，把身上的水貂皮大氅用力地裹两下，以期暖和一些。

一行人出村北走一点儿折而西行。旷野在昏暗的灯光下愈显得广袤无边，觅食的狐狸呦呦地呼唤着幼崽，狼眼绿幽幽的光芒不时映入眼帘，被烛光晃醒的鸟雀扑棱棱掠过头顶，让人怦然心跳……

唐糊迷年少气盛，全然不在乎这一切，与四个伙计不一样，他一点儿都不害怕。唐家老少差点儿死个精光，已至如此破落地境，再死他一个又算什么？何况，他感到活腻了，巴不得早一天死掉了事。唐糊迷看透了伙计们的心惊胆战，便一路东一句西一句不停地聊着，借以给大家壮胆，给他们添些勇气。

一路走啊，走啊，过了一道沟，走了一道坎，走了一道坎，又过一道沟……

走了好长时间，天仍旧黑黑的，伸手不见五指。

赶得有些急，马蹄被什么碰了一下，马儿打个趔趄，晃两晃，险些把上面的唐糊迷掀下来。

“走了有半个时辰了吧，咋还这么黑呢？”唐糊迷一边说一边四下望了望。

四周黑得像锅底一样，严严实实，一丝风也难透得过来。

“可不是咋的，少爷，这大冷天的，也没雾气，咋就黑成这样子？灯笼挺亮堂的，却照不出个三五尺，急死人了。”一个伙计搭腔。

“少爷，这凉台寺庙还远吗？”推车的伙计累了，不敢直说。

“我去过，不远，十八里地。”唐糊迷答道，“怎么，累了？”

“有点累。”推车的伙计说。

“那好，推车的跟打灯笼的换一下，活人还能给尿憋死呀！”唐糊迷说。

一路走啊，走啊，过一道沟，走了一道坎，走了一道坎，又过了一道沟……

“咋还不亮天呢？”唐糊迷感觉有些异样，“这天黑得邪乎。”

“啊呀呀呀，是有点邪乎，少爷。”一个伙计说，“鸡叫声也听不到了，我心

里憋闷得厉害。”

“我也心里憋闷，恨不能把胸膛划开个口子，才舒服。”另一个伙计随声说道。

“或许是走累了，天亮后会好起来的。”唐糊迷在马上忍不住捶打两下胸口。

四个伙计一路上停停换换，换换停停地来回倒腾五六次，累得再也吃不住，就差哭爹喊娘了。

一路走啊，走啊，过一道沟，走了一道坎，走了一道坎，又过了一道沟……

一道沟，一道坎，一道坎，一道沟……

沟沟坎坎，坎坎沟沟……

又是好半天，四个伙计再次叫起苦来：“少爷，我们真挪不动腿了。歇一歇脚，拉泡尿、撒泡尿总可以吧？”

鞍马之上的唐糊迷感觉屁股坐得生疼，也想下来走动走动，舒展一下筋骨，便顺口答道：“好吧，歇一歇赶紧走，别耽误了时辰，惹得老方丈说唐家的不是。”

提灯笼的伙计委实憋不住了，黑暗中把灯笼往地上一掼，脱下裤子大便起来。浓浓夜色中，其他伙计也顾不上羞耻，拉的拉，尿的尿，屎臭尿骚混合着冲撞鼻孔，害得唐糊迷捏住鼻子不敢稍喘。

“灯笼！灯笼……”一阵风来，把灯笼刮倒在地，大便的伙计正来劲呢，顾不上起身去扶，急得大声嚷嚷。

灯笼一歪，纸皮“扑”的一声着火了，引燃地上厚厚的衰草，接连不断地燃烧，风火相助，烧成好大一片火海。

火越烧越大，五人不停地躲闪，以防火苗扑到身上。

我的天！突然间，唐糊迷浑身打个冷战，差点喊出声来。但见醞醞的夜色如一口黑锅，四处崩塌，顿时天光大亮，大火也随之戛然而止。

四个伙计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再抬头看看呆呆的唐糊迷，一个个被突如其来变幻惊出一身冷汗。

唐糊迷纳闷了：原本一路西行，怎么会走到村子北边来呢？原本黑压压的夜色，何以瞬间天光大亮呢？

看看地上，灰烬间烟气袅袅，大小便处，屎尿犹存。更让人费解的是，五人正立于高高的汉王冢之上。

这汉王冢^①，也叫九陵，位于唐府北边，两者相距顶多半里地，是汉代王侯的坟墓，每座高有三十余丈。九座坟墓彼此相牵相连，有三里路长，高山一样，连绵起伏，横亘于原野之上。

五人面面相觑，哑口无言。太阳已然东南，立身远望，唐府清晰可见，屋

宇楼台，尽收眼底，其间传来的鸡鸣狗吠，依稀可闻；村落井然，偶有一两声呼唤孩子的声音，于北风里回荡。唐糊迷估摸一算，就这半里地，已行走了两个多时辰。

顺着来路一看，唐糊迷更是大惊失色：脚印满地，密密麻麻，凌乱不堪——原来，五人在九座坟冢间爬上爬下两个多时辰，始终没有向外迈出一

步。

“鬼打墙^②，鬼打墙，一定是鬼打墙！”一个伙计吓得哆嗦成一团，惊慌失措地喊，“快，快走，快走，离开这……是非之地！”

①[注]汉王冢：在今山东高密境内。

②[注]鬼打墙：指黑夜迷路，老在一定范围内转圈子。



二 凉台还愿

“鬼打墙”？唐糊迷早听老人提过此等鬼邪之事，没想到今儿给碰上了。好在大家平安无事，钱财亦不曾有损，担惊受怕的同时，伙计们不禁暗暗庆幸。

天色不早，顾不上过多考虑，唐糊迷赶紧翻身上马，催促伙计们赶路。四个伙计不再叫苦喊累，急匆匆冲下坟冢。

下了坟冢，五人折而西行，绕过塹子湾，又一个时辰，来到潍河岸边。河水清清，一路静静北去，冲着潍县的方向。这潍县，就是今天的潍坊，水陆四通八达，甚是便利，乃商贾云集之地，笙歌繁华自不必叙。

“唐家少爷，这一路匆忙，要去哪里？”船家认识唐糊迷，主动跟他搭讪。

“过河去凉台寺还愿。”唐糊迷答道。

船家一边拨船靠岸，放好船板，让车子、马匹上船，一边说：“过河还有三里地呢，可不早了。”

“是啊，晚了些。”唐糊迷岔开话题，“——船家近来生意还好吧？”

“差远了，差远了，天寒地冻的，少有人渡船。好在没有封河，尚能混口饭吃。”

不一会儿，船到对岸，五人辞别船家，又急忙上路。

赶到凉台寺，已过晌午。

见到唐糊迷，老方丈双手合十，长诵一声“阿弥陀佛”，言道：“少施主一

路远来，老僧不曾远迎，失礼了。”

“方丈客气，”唐糊迷揖道，“不才来晚，多有冒昧，还望海涵。”

言罢，唐糊迷从怀中掏出清单，递与方丈，然后吩咐伙计们把礼品抬进来，请方丈过目。

“阿弥陀佛，多谢少施主。”老方丈又合十一下双手。

“哪里话，此番家门遭此厄运，给方丈添麻烦了。”

“善哉，善哉。”老方丈垂下眼帘，喃喃念诵一阵子。

“少施主，请到大殿敬香还愿吧。”老方丈从圆凳上起身，拂一下袈裟，伸手揖让唐糊迷先行。

大殿里香烟袅袅，早有小沙弥们把一切收拾妥当。唐糊迷让伙计把贡品与礼器拿过来，请小沙弥们摆好。

此时，有一沙弥快步来到唐糊迷跟前，说道：“施主，请在这功德簿上留下大名。”

唐糊迷拿过笔，浓浓地蘸足墨，在砚台边搽一下，于功德簿居中的地方端正地写下“唐糊迷”三个字后，站到一旁。

老方丈燃起蜡烛，点燃三炷高香，口中念念有词，把香炷递到唐糊迷面前。唐糊迷双手接过，吸足气，猛吹三口，把香炷高高举过头顶，小步慢慢趋到佛像前，仔仔细细地一一插到香炉之中。

木鱼声起，“笃笃笃笃……”，不快不慢、不疾不徐，随之，老方丈率众沙弥闭目盘膝而坐，开始法事。

唐糊迷屈膝跪到黄缎子蒲团上，也闭上眼睛。今天还愿，是兑现对神佛的承诺，祈望唐家从此兴旺发达，平安无事。可是，刚刚合上双眼，唐糊迷的脑际就乱成一堆无绪的麻团，缠缠绕绕，闹闹嚷嚷，理不出个头儿。原先那些抛于脑后的事儿，又一齐涌上心头，堵得他喘不上气来。唐糊迷努力地想许个愿，却想不出该祈求什么：官运亨通？荣华富贵？妻妾成群？人生的欲望无非如此，可唐糊迷对这些没兴趣，一点都不稀罕。还是祈求子孙满堂？全家安康？自己才十七岁呢，老婆不着急讨，瞎操心子孙万代，纯是杞人忧天。唐家半年死了个底朝天，就剩下他一个，祈祷“全家安康”，还有什么意思？所谓的全家，仅他一人而已，而自己根本不在乎人世，如此祈求也属多此一举。猛然间，唐糊迷想起紫嫣与魏老妈子：她俩倒是怪可怜的，既然今天来到寺庙，闲着也是闲着，何不为她们祈福呢？唐糊迷从来没认真办事，今日却认真起来，虔诚地为府内的两个下人祈愿了。他祈求神佛保佑，紫嫣将来找一户好人家，魏老妈子晚年平安无事……

久久地，那些烦心事荡来荡去，把唐糊迷搅得脑袋昏昏沉沉，什么都不能想。他感到自己被一块巨石压着，在无边黑暗的深渊里一个劲儿地下坠，下坠，簌簌簌，耳边风声不止……



渐渐地，渐渐地，唐糊迷跪在蒲团上睡着了。

与众沙弥拜忏完毕，老方丈请唐糊迷起身：“少施主，法事已毕，请起身。”

唐糊迷睡得正酣，根本听不到老方丈所言，见此情景，老方丈讶然不已。

唐府的伙计担心老方丈误会，赶忙一旁搭话，把一路所遇怪异之事说与他听。

老方丈听罢，念两声“阿弥陀佛”，轻轻拍了拍唐糊迷。

唐糊迷正在梦中，恍惚见一獠牙厉鬼张开血盆大嘴，忽地向自己扑来，他惊呼一声，醒了。

见老方丈与伙计们在身旁，唐糊迷长吁一口气，抚一下剧烈跳动的胸口：“失礼，失礼，请神佛原谅。”

老方丈：“府上几经厄运，少施主勤于操劳，过于疲惫，且路遇邪秽，不为过也。不妨到敝寺浴佛堂沐浴一番，去去污秽之气。”

“多谢方丈。”唐糊迷深深施一礼，“看天色不早，改日再来相扰。”

“也好，明年四月初八浴佛节，少施主可来敝寺沐浴，佛祖保佑，定会鬼邪不侵。”

“多谢大师。”唐糊迷回道，“一定的，一定的。”

“其实，这鬼打墙倒无须多怕，老衲有一奇方，可避此等邪气。”老方丈边说边唤来一小沙弥，“净空，到后山的清风口去采些狗尿苔来。”

小沙弥应声而去。

老方丈接着说：“这狗尿苔也叫鬼笔，最能抵挡邪秽，少施主可带些在身上，走夜路可保无虞。”

“再谢方丈。”唐糊迷答道。

不多时，小沙弥自后山归来，把一提篮红色的蘑菇放到老方丈身边。

远远地，唐糊迷就闻到一股浓烈的恶臭从中溢出，氤氲了整个厅堂。

老方丈取一支狗尿苔递到唐糊迷手里，说：“少施主，这东西臭是臭了些，但还是要随身携带，方能有效。”

狗尿苔殷红的伞盖上面挂一层湿湿的黏液，雪白的伞柄粗壮而匀称，倒不难看；虽说历经风霜，但依旧透体润泽，水灵灵的，只是那浓浓的臭气，让人敬而远之。

唐糊迷把狗尿苔拿在手里打量一番，扑鼻的恶臭逼得他匆忙把那东西递给身旁的伙计。四个伙计每人从方丈手中接过一支狗尿苔，看一看，闻一闻，皱一皱眉头，随后小心地插到毡帽里。

老方丈捋一下胸前白须，微微笑道：“呵呵，少施主，正是这朱红之色与恶臭之味，才能驱避邪秽之气的。——当时，多亏烧毁灯笼，也多亏你们及时大小便，造出些骚臭，驱赶了邪秽，若不然，那鬼打墙不知要纠缠到何时呢。”



即便此刻,想起那一夜惊魂,伙计们照样有些后怕,免不了重又紧张起来。唐糊迷非是怕鬼,而是那鬼打墙让他无论如何也参不透:都说有鬼,可鬼到底是什么样子,让我唐糊迷见一个,也算是生而无憾。

小时候听鬼故事,唐糊迷就深感好奇,总想一见那些青面獠牙的怪物,没承想今日所遇之鬼只是漆黑的一团,连个脸面也不曾见到——不过话又说回来,今日所遇之事,颇为蹊跷,令人费解。

肚子咕噜噜一阵闹腾,唐糊迷才想起尚未吃午饭,看看天色不早,遂起身道别。

“哎,少施主,哪得如此匆忙? 还愿完毕,施主们往往在敝寺用斋,以示对神佛诚意;令尊在世之时,更是虔诚有加,用斋是少不了的。老衲早已着人安排斋饭,估计不大工夫便好,请少施主少安毋躁。”

唐糊迷推辞道:“并非对神佛不敬,实属天色不早,路途遥远,且又有淮河相阻,甚是不便。俗语说‘隔河十里远’,一水之扰,更添路途遥遥。本已扰攘贵寺,如再用斋,徒增不便。”

“少施主哪里话。”老方丈笑笑,“斋饭已备,不曾麻烦。念府上四位伙计步行缓慢,先行一步倒也无妨,少施主无论如何也要赏老衲个脸面。”

推辞不过,唐糊迷只得于腰间摘下钱袋,从中抓两把铜钱给四位伙计:“如此也好,你们走得慢,头前先行。这些钱,路上买些吃食,留些付与船家。斋饭完毕,我便追赶你们。”

“少爷,留下你一人我们不放心啊。”伙计答道。

“不要再啰嗦,”唐糊迷摆摆手,示意他们先走,“无须多虑,我无事的。再者,快马一鞭,很快会追上你们的。”

伙计们听话,接过铜钱,上路了。

用过斋饭,唐糊迷告辞老方丈及众僧,一路打马扬鞭,沿来路飞奔。

三里路,不多会儿,唐糊迷赶到淮河边。

“啊呀!”唐糊迷暗惊一声,傻愣愣地纹丝不动,目瞪口呆!

三 鬼赶集

但见河水不似来时之象：潍河涨水了，浊浪滔天，惊涛拍岸，汪洋一片，一眼望不到边。

“呀……”唐糊迷倒吸一口凉气，暗自踌躇：时令寒冬，正是冬水潦缩之际，半日间竟得如此盛大之势，不能不令人慨叹造化之神工鬼斧。

更让唐糊迷奇怪的是，河边行人如织，熙熙攘攘。船家说过，天寒地冻，很少有人过河的，莫非船家话里有假？

河岸边的人太多了，一伙伙，一群群，人挨人，人靠人，摩肩接踵。他们一个个神秘秘地散漫走动，时不时三三两两凑集到一起，伸头探脑地嘀咕些什么，还不停地拿手比比划划。码头上人满为患，大伙你推我拥，争相往船上挤，唯恐落后。

唐糊迷立马于岸堤之上，那些人就在岸堤下边，相距不足十丈，可就是这咫尺之间，却听不到他们所说的一句话。唐糊迷想看清楚些，可那些人好像罩一层雾纱，影影绰绰地，不甚了了。

北风渐起，凉意逼人，时候不早，太阳还有一竿子就要落山了。冬天的日头可是说没就没了，不能再等了，还是快些挤上船才是。这样想着，唐糊迷翻身下马，牵着马儿向人群里走去。

来到人群外边，唐糊迷感觉给一双有力的大手推了一把，被挡在外面。他前后左右看了看，并未发现有什么障碍之物，于是再往里走，却又是膀子